

張玉法主編

清末民初
朝刊暮報

中

國

新

報

(二)

經世書局印行

G237.5
Z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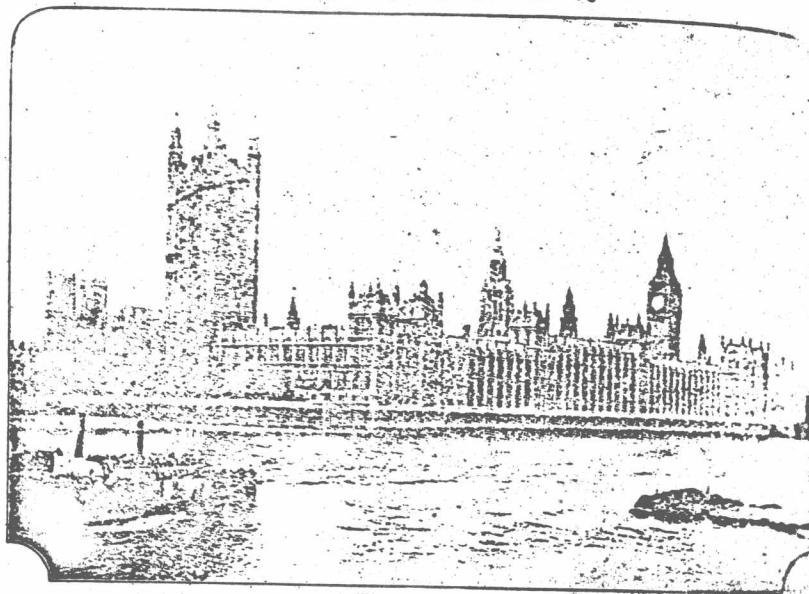
編集期初民末清
(6)

張玉法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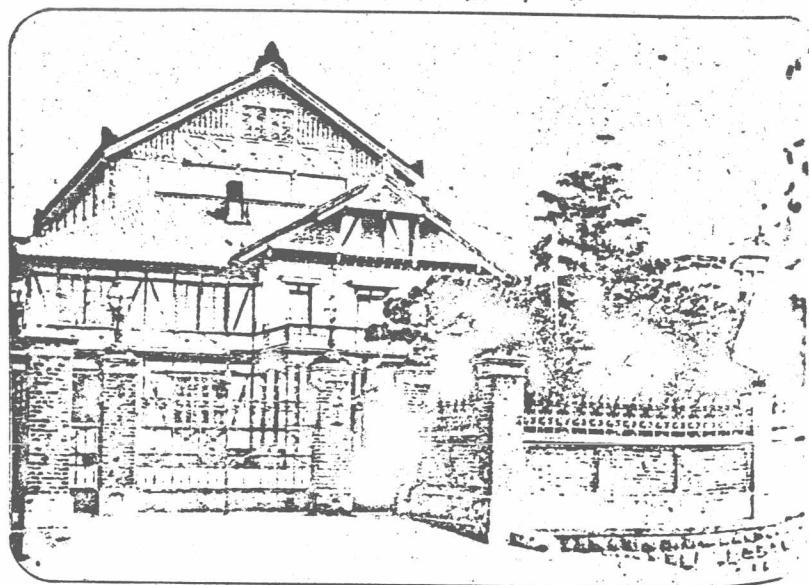
中國新報(三)

經世書局印行

英國國會議事堂



日本國會議事堂



金鐵主義說

續第
三號

楊

度



第六節 政治革命

欲今日中國政府之負責任則不可無國會。而今日中國即開國會亦必無人民程度不足之慮。吾旣詳論之矣。雖然吾民以何方法而得國會之開此眞今日中國政界之第一重要問題也。則試一推而論之。若欲政府之不待人民要求而自開國會乎。則必也政府以財政之艱難而不能不集國民以與之謀。畫國民因得自請其權利焉。此其事西洋曾亦有之。如英吉利最初國會之起源即是也。舍英以外歐洲各國其國會開設之始未必不亦以此爲其一原因。然皆出於人民自動。政府被動之力。爲多出於政府自動。人民被動之力爲少。何也。專制國之政府除橫征暴歛以外。

金誠主義說

二

無自而得人民之信用以爲籌款之方故專制政府以財政困難爲常然即困难亦不願開國會以求活潑之財源而寄出於橫征暴斂此其故無他國會開設之後財政雖不憂其困國家雖不患其貧然豫算決算一一皆當受國會之監督斯時之官吏僅免日日之嗟貧而中飽肥私則實非其所便如今中國之政府以及各省督撫乃至一局所之官吏一與之言辦事則必咨嗟太息以爲無款可籌昧者不知以爲果然或且從而恕之曰是人也非無心於辦事乃無款可籌之故耳夫使其真有心欲籌款辦事而不得其方法是真可憤也然試一語之曰若開國會則有款可籌今欲籌款惟開國會吾恐以此語語於中國官場其不以爲然者必十之八九也蓋彼非真有心於籌款辦事特以此語塞責而逃入於不負責任之地步而已至問其心則國家之事辦否非其所問其心中目中只有昇官發財四字故雖知國會之開有利於國家之財政然不利於個人之中飽欲其贊成不可得也故吾敢斷言之曰凡昇官發財之人必反對吾之開國會說吾非謂凡反對吾之開國會說者必爲昇官發財之人外持是說者必以政府及政府之奴隸爲最多也然則欲政府能自勸

而開國會與否不僅非吾民所宜研究之問題亦且非吾民所宜懷念之心理一有此心理則依賴政府之心生而已身所以爲其國民之責任心必減少矣夫使國民之責任心爲其依賴心所奪則中國之國會將永無能開設之一日是則吾所深憂大懼首宜與我國民相約者也誠以吾之所主張者凡政府自動而國民被動之事宜一切斷其希望而國會乃其事之至大者凡國民自動政府被動之事宜一切以爲責任而國會乃其事之最先者故政府自開國會一語吾願吾民之心與之相絕也

至於望國民者或又以爲欲國民之自動政府之被動則必得國民全體或多數而主張開國會乃能有濟否則國會仍無自而開是說也抑亦過高之言而非事實之所能者也夫以理論言之旣曰國民云云矣即不必得其全體似亦必得其多數始足致國民自動之效雖然政府以外誰非國民使有一部分之國民以此宗旨結合行動雖不得謂之全體國民或多數國民之所爲然欲謂其非國民之行動不可得也若必得全體國民或多數國民而後行之則以今世各國人民程度而論此事尙

(1)

非其所能辦。今世界中尚無一國焉應有國會也。中國人民之數當在四萬萬以上。不僅四萬萬人集爲一團爲必不可得之數。即欲合二萬萬以上之人爲一致之行動。亦必爲勢所不能。至於有效無效之一問題。使必得全體或多數之人民乃能有效。斯其事雖難亦爲無可奈何。然而不必也。無論何國之事。其國中事業之原動力。常出於上中社會。合上中社會之人數計之。在國民之總數中必常爲其少數。若此少數之入而齊心一致。以前進則無論所謀何事。而必能舉之。惟少數之所爲。與多數利害相反者。則必爲多數勢力所壓。如美國工黨勢力。披靡全國。是乃其例外者也。若如中國開設國會之事。是乃全國人民共同之利益。苟上中社會而主張之。則餘人之不反對可決。而知豈惟不反對。即或欲藉人多以爲勢力。亦必能得其贊同。惟自吾策之。吾人苟欲國民一方主張開國會者之勢力大張。誠無妨合上中社會及上中社會以外之人而共謀之。然但能於四萬萬人之中。得其四百分之一。有數十百萬人。爲一致之行動。必已能收效果。謂非國民多數不能有效者。此徵之。

各國開國會時之歷史。而可知其然不然也。

夫開設國會者。政治上之間題也。以開設國會為目的者。政治上之目的也。使一國中各社會之人抱同一之政治目的。結為一團。而活動於一國之內。此其團體為何。如團體世界。各國蓋皆有之。即政黨是也。蓋政黨者。其定義。不一。脫馬士羅列曰。政黨者。欲以特別方法。行立法。行政之事。而集同志之國民。以爲一團者也。博克曰。政黨者。欲發表政見。廣求同志。而欲藉之。以圖國家之公益者也。伯倫知理曰。政黨者。非國法之所立。乃從政治上。自然而然。生其所注目。不在國家機關之一部。而欲以其所定之宗旨條理。主持一切之政治者也。李拔曰。政黨者。定一期限。集合同志。有宗旨。有條理。而其所用之手段。又不與法律相忤。惟在國家憲法範圍之內。專爲人羣公益。而有所措畫者。也是數說者。雖不同。然其爲政治目的團體。則一也。夫政黨之爲物也。與國會相關聯者。使一國中而無國會。則雖有政黨。亦無所憑藉。以爲發展其政見之地。徒然結合。將何所事。且專制國無集會言論之自由。是則雖欲結黨。而必爲勢所格。故立憲國有政黨。而專制國無政黨。職是之故也。今欲於中國而言。結合政黨。吾知必有疑。而懼者。然而不必疑。亦不必懼也。若疑國會未開之先。不宜有。

政黨者則試徵東西洋之往事而知之。英國國會出於積年以漸而成不能確指其成立年代。而國中之有長髮派圓頭派二黨以爲今日保守自由二黨之基礎者則在千六百餘年之頃。其時旣已有國會之名。斯政黨實生於其後矣。若其餘歐洲大陸諸國大都於國會之前即有政黨。一千八百十四年神聖同盟之後各國皆以維持專制主義爲主。然其時之政黨即應於此反動而生。其最著者有曰保守專制黨。有曰保守自由黨。一名立憲黨。有曰議院政自由黨。有曰民主黨。一名急進黨。其後又有二大黨。一曰社界黨。二曰加特力黨。是諸黨者皆通各國之國民而聯爲一致。爲合同之運動。其所以如此者乃以各國壤地相接交通頻繁。一國之政局有變。則其影響必及於他國。故各國政府旣爲保持專制之同盟。因而各國人民亦爲摧倒專制之同盟利害之相同。與否。以階級而殊不以地域而殊。故也。然而歐洲政局無幾何時。乃竟以此諸黨之活動。至使諸國皆爲有國會之國。除俄羅斯土耳其外。無復有一專制國。餘影之存。則政黨之功有以致此也。及乎立憲制度成立以後。保守專制黨不復能主張專制。而併入於保守自由黨。議院政自由黨不能久持其制限。

選舉說而併入於民主黨。於是四政黨併而爲二。更進則加特力黨併入於保守黨。社界黨併入於民主黨。各國之中皆必有此極端反對之二大黨以爲之中堅矣。此歐洲十九世紀政黨變遷之狀態亦即國會開設之原因也。至於東洋之有議會國惟一日。其國會開於明治二十三年。然其十四五年之間即已有自由改進之兩大黨以爲開設國會之原動力。立憲之後而自由黨變而爲政友會改進黨變而爲進步黨。今日本國中尙以此二黨爲最大。由此論之則無論東西洋其開國會後得力之政黨未有不起於國會未設之先者。此其故無他非有得力之政黨活動於民間則國會直無自而發生。惟其以政黨之力而成國會故國會成後即爲政黨活動之地人徒見政黨之活動於國會也遂以爲非有國會不能有政黨此大誤也。以東西各國之事考之實非有國會而後有政黨乃有政黨而後有國會矣。故吾之目的在開國會以改造責任政府而其方法則在立政黨以謀開國會耳。吾以爲今日救中國之方法其下手之第一著實舍此莫由矣。至於懼專制之國無結會言論之自由政黨頗有難成之勢此誠不能不謂。

爲重要問題然結會言論之自由欲以何術而得之乎謂政府無故而將以此畀我此事之所必無者然則非有政黨之勢力以迫政府即言論結會之自由亦必不可得矣至於謂一國中無國會則雖有政黨亦無所憑藉以爲發展其政見之地而因以有疑於政黨之事是則余不謂然夫以發展政見爲詞則豈僅應以國會爲其活動之地并應以內閣爲其活動之地何也政黨之成立也必自有其主義政綱無論在朝在野皆準此主義政綱以爲行動所謂在朝者組織內閣實行其政策之時所謂在野者根據議會以其政策監督政府之時自政黨言之則自有在朝在野得權行志與否之區別而自國家言之則使僅有在朝黨而無在野黨以相抵制乃爲國家之不利益故二者皆爲必要之物由此言之則即令今日中國已有議會而吾人又在議會之中爲在野之黨僅可主張政見而不能施行政見然而以國家爲心則亦惟當盡其議院中在野黨之責任以監督政府至於能否組織內閣施行政見之一問題實不必爲此等之計算致命急功近名之念減少其責任心若夫中國此時並議會而無之吾人既見國家之存亡由於國會之有無國會未開之一日即中國

可亡之一日則欲救吾國者亦宜以專心壹志求達此開國會之一目的而止至於開國會後吾人能身入國會爲議員主張政見乎乃至能身入內閣爲大臣以對於國會而施行政見乎此二問題者吾以爲此時皆不必預爲計算以紛擾其專求國會之心蓋國會既開之後一國政事網舉目張循法守例照常行事賢者不能過之不肖者不能不及中材之人皆可自致全國上下人人皆爲謀國之人合羣智羣力以進行之秩然釐然各盡其職而國家之事不必期其進步而自然進步矣至於此時吾人雖不得爲議員而他人爲之然而不必慮議會之不能監督政府也吾人雖不得爲大臣而他人爲之然而不必慮政府之不對議會負責任也政府旣負責任則國家必可反危爲安反亡爲存全國之人共存幸福斯於吾人之目的旣已無悖矣雖其一身遂被淘汰或其一黨亦不生存己身雖存或僅能爲一立憲國之普通國民新於救國之事有何背哉故吾嘗論之爲已開國會之人民易爲欲開國會之人民難爲運用國會之政黨易爲開設國會之政黨難吾人生此國當此時則取眼前之責任而負之上當政府之衝下謀人民之福利爲其難者而已矣至於他日國

會開後不必曰不爲議員不爲大臣亦不必曰必爲議員必爲大臣總之國會開後再議他事此時國家所急既在國會則吾人心中目中宜惟有此一物凡有補於此事者無不爲之凡無關於此事者無一爲之聚精竭力求其成可也吾主張立政黨以謀開國會有能贊成吾言者願以此意與天下賢者共勉之且吾之主張必有一政黨始可謀開國會者其理由雖不一端然其最大之理由則前者可以死而後者可以繼也夫人莫不各有其目的使有人專抱其目的以求達終以不得達而死則其個人之目的亦必隨個人之遺骨以俱化而無從更現於人世之間若夫有團體者則與之有異團體之所由成既爲有同一目的之個人所集合而成則此團體謂之目的團體團體中人即無不以團體之目的爲目的假使黨員有因此目的而死者則不過目的團體中少一人而已不僅團體之目的如故即死者之目的亦尙留於諸生者之間而終有可達之一日個人雖死團體不死故也故欲求目的之竟達則個人實不如團體矣夫吾之所以言至此者非必曰某也必死某也必生因以是爲然也五天下事未有可僥倖成者知其難而不爲固爲不勇不知其難而爲

之六。不智今中國政府之不負責任方日嬉游於清苟貪利祿自幸人民之不予以授也。即民間倡言破壞主張革命者亦舍政治之事於不問任政府之腐敗而不一監督之。且或欲利用其腐敗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貪官污吏非其所恨聞政府之腐敗而喜聞政府之不腐敗而懼問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則必曰非起革命軍除去君主後不可以言政治也此其爲是爲非姑不問然其革命軍未起之一日君主未去之一日其黨之利害即無一日而不與國家之利害相反與政府之利害相同也惟其如此故政府亦不甚懼之不惟不懼之且私喜其不我撼焉故不主張政治革命者必非政府之所深忌者也若夫吾人之言政治革命者則直接與政府利害衝突較之他黨最爲急進項城袁氏僅主張改革官制而京中各衙門無上無下盡起而反對之現在北京茶寮酒肆所漫罵者皆袁氏也使袁氏非以大臣之積望行之戊戌之變必再見於去年矣況乎吾人所主張者乃在開國會直於政府上下利祿之徒與以當頭之打擊人人皆感直接之痛若此較諸袁氏之事有過之無不及者政府之懼而恨之較彼不言政治革命而避入他途者爲何如乎且吾人

所欲結之黨又必黨彰明較著顯與政府爲敵而不宜以秘密自藏則苟無敢死之心者與其入顯著之政治革命黨不如入秘密之非政治革命黨也蓋彼黨一日不起革命軍斯一日與政府無關係而我黨不然其目的既在開設國會以奏政治革命之功斯即當國會未開之日政府之失政仍有不能不理者若不理之則於吾人之目的未爲圓滿若欲理之則時時在與政府爲難之域也政府於此恨乎否乎且吾之爲此言也不過以之預告言政治革命之同志非知乎此不足以堅其冒險之志而達開設國會之目的以明凡事不可有絲毫僥倖成功之心庶幾能肩此任耳至因此而疑政府之勢力可畏國會不可得開目的不可得達則又不必也何以言之中國政府乃放任之政府而非俄羅斯之強暴專制政府可比予前者旣詳論之俄國人民欲開國會非以兵力與政府相抗伏尸遍地流血成河則不能達其目的俄國人民之求立憲已數十年其社會民主黨社會立憲黨等有將至百年之久者至今日而始達其目的其政府之強暴可想而知吾人不能深悉其內政之情事但一觀其外交之橫暴無禮甲於各國即可悟勝之之難矣中國政府惟其放任也

故事。事居於被動之地位而又最易劣敗者也。於外交有然於內政亦有然。彼如睡人。無人以搖撼之。則長日昏睡如尸。若有搖撼之者。則不免於睡夢之中。以足跌人。惟洋人來以足蹴其頭。斯乃瞿然而驚覺。跪地而請罪耳。其對內對外。強弱之異同。也不過如此。故即有主張政治革命者。以與之相抗。彼其爲民黨崇也。當亦非俄羅斯之強暴。可比。充其量。不過捕殺數十百人而已。一黨之公共目的。必能達也。夫吾國所最急須者。國會也。吾黨所最力圖者。開國會也。使僅捕殺數十百人。而國會遂以開斯。亦不能不謂爲中國之至幸。且過此以往。吾可信必無大於此之阻力矣。蓋政府殺一黨員。民間可增無數黨員。若殺至數十百黨員。全國之中半爲政府之敵。斯於左右叱咤之聲中。而不負責任之政府。必倒。代表國民之議會。必開矣。不必如俄羅斯人民之必有軍隊。武力而後能集事。此吾所能預揣者也。

或有問予者。曰。子之所謂開國會者。與要求立憲何以異。若其果爲要求也。則必有武力者而得能要求。否則。但可謂之乞求。乞求必無効也。且子之不恃兵力。乃以爲中國政府易倒耳。設使中國政府而變爲俄羅斯之政府。子仍能恃平和的革命以